

泰山

日出東方，日光燁燁，萬丈光芒遍照大地，閃在晨光中追逐彩鳥，泰山上有美麗的五色鳥，啾啾鳴叫，閃十四歲了，時間只在小兒身上看得最真切，攸侯喜早就不願意計算光陰了。

此地山高水深，距離獨山又南三百里，曰泰山，其上多玉，其下多金，訓環水出焉，山嶺間處處有原民，各族不同，樣貌分明，攸侯喜帶著閃和有蘇氏上到處巡看，山形、水文、氣候、植物、礦石和萬種生靈，都是他們觀察的對象，有蘇氏上漸漸地能看見生命之光，那生命的光彩這樣稀奇，有些生物在夜間發出的光色如虹，有些生物在白日與夜間發出不一樣的光色，這些稀奇的事都由攸侯喜來告訴他原理，有蘇氏上敬佩攸侯喜，直到這一日他赫然發現，少女閃所發出的光彩與眾不同，完全不似人間氣象！

暝色四下，三人始返回駐地，駐地空曠，有炮烙，炮烙遠處有人群隱約，泰山的原民聚集在此，遠遠的蹲坐，靜靜的看這三個人走來。

泰山下的原民警戒狀態都以四肢匍匐，隨時準備彈跳逃逸，但是現在他們四處蹲坐，亦有女人懷抱小兒，他們胸前有珠，人人懸掛一枚白光耀眼的海珠。婦女懷中的小兒似乎病了，在母親的玉珠光色掩映下，只有煙霧色，一簇小小火焰忽隱忽現。

攸侯喜將胸前的燧石自銅盒子取出，放在地上，閃撿拾來枯木，不一會兒，枯木燃火，火焰中，三人靜謐無聲的跏坐，原民的婦女漸漸靠近火堆，她們滿臉愁容，將懷抱中的小兒放在

攸侯喜面前，攸侯喜將小兒一個一個抱起來，抱貼在自己胸前，好一會兒，他才將小兒放下，就這樣，小兒能搖動四肢了，漸漸也有了哭聲。

遠處的原民發出低沉的吼聲，原民並無惡意，這只是他們的呼喊習性，原民漸漸的圍攏過來，婦女們繼續將小兒抱來給攸侯喜，女人眼中的期盼這樣焦灼，卻無人敢哭。攸侯喜將每一個小兒都抱起來伏貼在自己的胸膛，攸侯喜赤著上身，自從玄女如意的燧石將他的上衣燒熱出破洞以後，他就不肯再穿上衣了，所以他那個頭目猙獰吐舌頭的銅盒子人人都能看見。

小兒們活過來了，漸漸能睜開眼目，婦女們喜極而泣，掏出奶子哺乳幼兒，稍大的孩兒只能依偎母親，睜眼看著攸侯喜和有蘇氏夫，少女閃笑靨如花，夜空下，泰山原民侗侗的吼聲亦絕，山風吹來有生氣，原民們隱沒在夜色中。待天大明時，附近的野地上有花朵和果實，和一些獵物的屍體。

泰山原民族長來了，他來找攸侯喜，懇切的邀請他們三人到部族中，攸侯喜歡喜接受，泰山原民的聚集處在泰山的中腰處，那裡有河水環繞，是一處向陽的平地，草木旺盛，攸侯喜一行由山門入，那是一處天然的山門，他們磴級而上，在盡處見有石一闕限之，又過了石門，極目望去，別有一境，一路崖壁參差，流霞映彩奇巧百出，重岩之上，鳥道盤折逾坳右轉，溪流湯湯，澗底石平如砥，沿澗深入其中多玉，真是自然奇觀！

泰山的侗侗人，膚白無毛，不似夸父族彘毛，他們披髮，穿著瓊麻編織的草裙遮蔽身體，項掛海珠和海貝，侗侗人取木為器，做陷阱獵物，也在平地上種植一種小米為糧，此地冬日不

冷，地氣溫暖，他們挖穴為室，侗侗人的族長並不老邁，原來侗侗族人壽命不長，小兒最易夭折，能活過來的也不能長久，他們也是無能為力。

春天小兒多病，多在昏睡中漸漸的死去，攸侯喜住下來了，他和有蘇氏夫需要找出致病的原因，和能醫治疾病的藥物，他們一起在侗侗族住了下來。

時日漸久，攸侯喜除了在山野間四處巡看以外，原民侗侗人族長也帶著他們到各處居室檢視。攸侯喜發現此處有山道直通大海，難怪原民有海珠海貝裝飾身體，可是山道不顯，山道上有一蟲池隨著人來此地繁衍，漸漸成了侗侗人的病源。

攸侯喜帶著侗侗人之中年輕力壯者和有蘇氏夫一起走向山道，閃非要跟著去不可，於是閃也去，數十人循山麓西南行去，一路由石隙而入漸行漸險，路宛轉峰罅，下瞰絕澗諸峰看得人心旌搖動，眾人復出石門一重，俱從石崖上款款而行，他們上攀下躡，磴窮則挽藤，藤絕則捫手互挽而下，有蘇氏夫有所準備，自腰中皮囊取出工具，他是金匠人，多的是鑿金斬錫的工具，

攸侯喜叫眾人斬藤為繩，順著有蘇氏夫所鑿開的岩洞、石台，做藤梯上下，上平下仄，如此攀援半里後，石壁峭削，再次懸梯以度，憑空下墜者萬仞，外已無重岡疊嶂之蔽，際目寬闊，蔚藍的海洋盡收眼底。

暮色中海濱有成群的鷗鳥覓食，海水如沸，拍岸激盪不已。眾人撿拾殘木，趺坐圍成一圈，攸侯喜又生起大火，營火洶湧，泰山的侗侗人發出侗侗之聲歡聲踴躍不已。

1 蟲肥：細小的寄生蟲，肥，讀音尺。

閃在海濱撿拾貝殼，夜色中海平面的遠處有霓光閃耀，倏侯喜就在眾人的侗侗之聲引吭高歌，嘯聲高昂淒絕，如天雷如地吼，侗侗人大樂，紛紛發出不同的音調相隨，有蘇氏大發出的聲音是金匠人的低音，猶如金石相激，遠處有大鵬鳥飛來，這是殷家的守護巨鳥，倏侯喜悲喜交集，這是他的宿命，再無有懷疑了！

閃回到營地，她撿拾的貝類中有紫色大海貝，星星貝殼和鸚鵡螺，像星星墜落、似鸚鵡的嘴彎彎。

天色大亮，眾人散去尋找未知，空氣中有著海水的腥鹹味道，山崖岸邊各種生物、植物，海藻細碎成片飄來移去，退潮了，倏侯喜踏入海中，那是他首次踩踏海浪，浪花如沫吞吞吐吐的在腳踝處如縷牽引著他。

海中生物的光色與陸地、山林間的活物不同，海中生物螢螢發光，奪人眼目，日光在波浪水文中間閃爍如網，天地間還有這種地方，這令倏侯喜心神搖盪。

海洋有肅殺之氣，海洋裡有神秘生物，巨大者如山、細小者如絲縷，海灘上有最糅軟的腔腸生物，有最鋒利的蚶貝，淺水中有異於陸地的鮮豔花朵隨水擺盪，豔麗的小魚和無數發光的生物都令倏侯喜讚嘆不已，然而這股肅殺之氣亦令他傷懷。難怪摩且王要喜孜孜的過日子，一切都是天地間的大輪在運轉，人，只是時間之輪裡面，最不起眼的一枚小輪，瞬起即滅，生命僅在呼吸之間，人只能把握眼前了！

海岸線退出了倏侯喜的眼目所及，大海中只有他和天上的鷗鳥，大海茫茫渺渺無邊無際，這天地這般寂靜、又這樣熱鬧非凡，生命都發出光彩，洶湧的海水忽來忽去，宛如身體裡的血

液奔淌毫無章法，卻又隱隱有大能約束，完全不似河流之水，向東而去。

河流之水宛如身體中的血脈，隨人呼吸繞身前後，行走奔流，四肢百骸都浸潤著它的溫暖，可是這大海的波滔，似有更大的生命靠它滋養，是地母，海洋無限廣袤，如同地母的心臟，河流只是地母的血管，粗細分布不同而已。

攸侯喜內心無限歡喜，時間的輪回到他的心中，原來心音就是時間之輪的鑰匙，打開它就能與之同在，與天地同在，不論生命有多久，時間依舊如輪，他一身只有此生與之共有此時。

攸侯喜發出讚美的心音，漲潮了，海水迅速的滿上他小腿，滿向他的膝蓋，岸邊眾人找不到攸侯喜急的跳腳，閃開開心心的到處撿拾美麗的貝殼，當她也發現侯王父不在時，她並不慌張，侯王父是萬能的，他能與天地同在呢，可是侯王父真的不見了啊！

閃發出高亢的女聲呼叫，她自幼起不時在山林間學習各種鳥類的叫聲，此時用來真是時候，高亢的女音尖聲環繞不止，如同鳳凰清亮的歌唱，有蘇氏上追隨少女閃的歌聲，發出嘹亮的金石之音，侗侗人以為這是他們的呼喚之聲，也紛紛發出自己的音調相隨，天際有彩霞迅速圍攏，少女閃將天上的閃光召來了，藍光白銀如刺如戟，顫顫無聲，紛紛由天而下擊向海灘。

攸侯喜自海上踏浪而來，鷗鳥在他身後群飛不已，崖上的鷹隼凌空而起天上有大鳥群集，侗侗人如見天人，這個來自豺山的侯喜王是神人啊！